对青山初晓

——新吟附记之四十五

陈鹏举

《谢池春·步放翁韵》：“新阕漫填，春雨几回东棹。试清音，东坡绝倒。多情因梦，对青山初晓。看佳人，拈花还笑。　乌丝界尺，呖呖莺声曾到。叹功名，人言趁早。须臾叶落，被西风横扫。酒杯里，地荒天老。”

欢快或悲伤的时候，填一首词。填好了，欢快或悲伤，也都饱满了。

这会儿读到了陆游的一首《谢池春》，感觉和词里的情绪很契合，也就欢快地填了下来。曾经的一些境遇忘不了。春雨里驾着小船，在西湖、在东山洞庭湖、在永嘉楠溪江，还有桐庐富春江流淌过。不赶时间、漫无目的，就是为了流淌而流淌过。

词和诗不一样。诗像画。画，是空间艺术。看一幅画，回味、想象，都会有。词呢？和书法一样，是时间艺术。词走的是情绪，词总是把一种情绪，不由分说地表达出来。回味也是有的，比较单纯，大抵就是感受一种情绪。想象呢？似乎没有。

再说，词是用来歌唱的。所谓填词，也就是现成的词牌，按它的节奏和音律，写上自己的文字。用来歌唱的词，自然是通俗易懂的，文字的脉络也是直接的，是真情直白地一路说去的。为了要好听，音律是严于诗的。宋代李清照、周邦彦等人，是音律上臻于完美的词人。只是词既然美，诗人自然也喜欢填。除了陆游他们，还有苏东坡、辛弃疾。尤其是苏辛，才气太大，又有许多话要说，他们以诗入词，音律上不及李周，却是史上公认的苏辛佳词，作为词的文本，更是激动人心的。

前人有个笔记说，苏东坡曾问一位歌唱者，他的词和柳永比怎么说。那人回答是，柳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苏词必须是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棹板，才能唱。这段文字的最后是六个字：“东坡为之绝倒。”这个歌唱者婉转批评了苏词在音律上的欠缺，也就是不能算“清音”吧。苏听了，感觉无话可说，或者说感觉说不清。

在江南的流水里坐船，惬意是极其自然的。最好是在初晓，就着初晓青山。好看的青山都是有脉的，就是说都是有来历、有来处的。一棱棱的山脊，光芒从那里一棱棱地透出来。这种美，像极了佳人拈花微笑。

我曾把我填的词，录写在八行笺上。词是有声色的，有花开鸟鸣的。然而词是无关功名的。一直听人说，人想成名，要趁早。只是词人的名儿，历来是薄名。市井闾巷，金粉旗亭。至于大人物填词，都只是诗余而为。

再说，再大的名儿，转眼间都像落叶那样，随风而去。可以长久的，只有酩酊大醉。感觉到了内心痛快的酩酊大醉，感觉到了美的酩酊大醉，感觉到了人生五味杂陈的美的酩酊大醉，感觉到了词、诗词、中国文字的美的酩酊大醉。

在江南，坐着船，就着初晓的青山，就着酩酊大醉，深深地睡去。即使是长睡，也该这样，在这里。

蜂缘

简平

那天，儿童文学作家周桥问我，能不能帮他父亲一个忙。他父亲周天是科教电影《蜜蜂王国》的编剧之一，这部影片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拍摄的，现已87岁的老人很希望能够得到这部电影的光碟，作为他的一段奇谲人生的纪念。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实话，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把握，我之所以应承下来，一是想帮助一位老人达成心愿，二是想表达我对如今已被人遗忘的中国科教电影工作者的致敬。

由于上海科影厂后来在改制中划并到了我所在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SMG），所以我顺着线索找了SMG属下的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叶汀，她是该馆广播媒资部主任，一位名副其实的知性女士，我平日与她并不常常联系，但我们却是有着共同志趣的朋友。

叶汀对我说，这事有点难度：第一，不清楚这部电影的拷贝有没有入库；第二，即使入库，也不清楚是否已经完成了数字化；如果没有数字化也就无法制作光碟。可她同样毫不犹豫地答应帮这个忙，我想，她一定是出于和我一样的心念。

只是让我好奇的是，我先前只知道周天是一位优秀的出版家，长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却从来不知道他还是位编剧，而且居然写的是关于蜜蜂的科教片剧本。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因缘呢？在叶汀去寻找电影拷贝的时候，我则去打听周天的故事。

原来，周天曾下放到上海县接受“再教育”，那是一段苦闷而清冷的日子。一天晚上，为了打发寂寞，他外出散步，在暗黑的夜色中突然听到了像是大型动物的呼气声，惊恐中他打开手电筒循声找去，这才发现声音是从路边的蜂箱中发出的。此刻，蜂箱底部的门全部敞开着，门口也罢，箱内也罢，都是密密麻麻的蜜蜂，它们头朝里，尾巴朝外，一股劲儿地鼓着翅膀扇风，真是蔚为壮观，聚声成雷。就是在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养蜂人，并由此与蜂结缘。养蜂人告诉他，蜜蜂们在夜晚扇风，是为了酿蜜，因为采来的花蜜含有大量水分，甜度也不够，蜜蜂们需要通过扇风排除其中的水分。养蜂人的话让周天兴趣盎然，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尤其是他得知蜜蜂们如此融洽地团结协作，想到人们之间却是相互敌对，残酷斗争，不免感慨万千，于是也萌生出养蜂的念头。

后来，周天拜沈杜公社养蜂场教出的杜行供销社职工、喜欢养蜂的杨克勤为师，开始了自己的“养蜂生涯”，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渐入佳境，有一年的六七月份，在冬青开花流蜜之际，他尝到了收蜜的喜悦。

回城之后，他非但将蜂箱搬到了市区家里的阳台上，还请了创作假，开写《蜜蜂王国见闻》这本书。就在这时，上海科影厂的导演蔡锋正在筹拍一部关于蜜蜂的科教片，听说有人在写这样的书，便找上门来，邀请周天担任编剧。

《蜜蜂王国》这部电影拍得很是成功，生动揭示了蜜蜂家族的生活奥秘，以及蜜蜂与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上映后好评如潮，荣获文化部1981年度优秀影片奖，接着又荣获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不过，由于后来周天搬迁到了高层住宅，他不得不中断了他的养蜂事业。

没过多久，叶汀那里就传来了好消息，在片库里找到了《蜜蜂王国》的电影拷贝，而且已经转成了数字版。我立刻通报了周桥。在签订了相关协议之后，周天终于拿到了上海音像资料馆专门为他刻录的影片的光碟，他梦想成真。前些天，周桥打来电话，说是老人要送我两瓶蜂蜜，我婉拒了，可老人执意要送，并说这是他亲自养的蜜蜂，而且真的是最后一次收蜜了——原来，他过了80岁后，又开始养蜂了，只是将六箱中华蜂和五箱意大利蜂交由杨克勤托管，每到周末，他一早出门，换两次公交车前往杜行镇，下车后，再由也已年过七十的杨克勤开着摩托车接他去蜂场看蜂。今年，收完蜜后，考虑到毕竟年岁大了，周天这才决定正式“金盆洗手”。我想，那我就不违拗老人的好意吧，不过，我不能独享，我也要让叶汀尝尝这份由蜂缘而得的蜜意。

作家的声望

周炳揆

恩里克·法拉里是阿根廷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多次在欧洲、古巴获得文学奖。一年以前，他的第六本小说《如果你正在读它》出版了，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写一个阿根廷人去墨西哥执行一项任务：先发制人地去刺杀那个要行刺列昂托洛茨基的暗杀者。

法拉里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站台的一位清洁工，每晚11点，当地铁结束运营后，这位44岁的清洁工，手臂上刺着卡尔，穿上工作服，开始清扫站台，或许，他边清扫还在边构思小说的情节呢！

法拉里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学习过写作。他在首都的犹太人聚集区长大，那儿的人大都做点小生意、开个小饭馆什么的。法拉里做过电工、面包工，还积极参加布利诺斯艾利斯地铁工会的活动。法拉里从小酷爱读书，他父亲在面包房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当他八岁时，父亲叫他静下心来读书，说是“读不读书是人和猿最大的不一样”。

法拉里的写作带有电影叙事色彩，善于刻画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作品的题材聚焦于困扰阿根廷社会的暴力、道德伦理问题等。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评论界认为他的小说极具想象力，他是阿根廷颇具实力的小说家中的重要一员。

他的第一本书名为《布考斯基的行动》，主人公是一名嗜酒的阿根廷作家，他跟踪一位逃亡在洛杉矶的叫布考斯基的编年史作家。1999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法拉里为躲避危机，自己也非法移民至美国的佛罗里达，很显然，这本书的情节含有他自己经历的成分。2003年，法拉里在迈哈密附近驾车U形转弯时违法，被警方逮捕并被递解出境。

回阿根廷后，他笔耕不辍，2012年，他的《他们像远方的苍蝇》获得法国“刑侦小说大奖”的最佳国际犯罪小说奖。在这本书中，法拉里向读者展示了毒品犯罪的世界，主人公玛契是靠贩卖毒品起家的百万富翁，他剥削工人、虐待熟人、欺骗妻子，在他的BMW座驾中发现了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玛契竟然驶车狂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抛尸。

这个无恶不作的人，可谓是拉丁美洲社会中恶棍大佬的典型，集本人恶劣品质和阿根廷社会中无所不在的邪恶势力于一体。《他们像远方的苍蝇》的销售遍及拉丁美洲，翻译版见于法国、意大利。时下，法拉里正和伦敦的一家出版社洽谈出版英语译本。

人们要问：像法拉里这样多次获奖的作家，理应专门从事写作，为什么还要在地铁站打工呢？原来，法拉里和众多的阿根廷同行作家一样，单靠写作不足以维持生计。迄今为止，法拉里获得出版社预付款最多的就是那本《他们像远方的苍蝇》，也就是535美元而已。很显然，促使这些作家写作的不光是钱，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成功的作家所带来的声望。

书法　陶经新

满满

苏剑秋

瑞士地形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山高峻美冰川广布，素有欧洲屋脊之美称。那山那水那风那云始终伴随左右，而坐着火车去旅行在瑞士是不二的选择。

要到小镇采尔马特，必须先乘火车前往塔什，被转动的车轮缝合成了一个整体，回响在遥远的天际。然后换乘齿轮火车才能抵达环保小镇，沿途成片绿油油的草甸，勃勃生机，这里所有生命受大自然强力支配。这个紧靠意大利边境的小镇充溢着祥和温馨，马特宏峰脚下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而我惊叹于瑞士铁路建设的高度现代化的过程，坐着火车去看景用脚步丈量山峰，确是一种美的享受。

宁静是最好的相处。产生浪漫情怀融入这自然风光，整个瑞士被阿尔卑斯山脉怀抱，是天然氧吧。端坐在透光大玻璃的车窗下，竟然不知道这风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猛一回头，朝山下张望，无数树梢在俯仰，穿行雪山映衬下的村舍车站，只有火车在前行，山峰寂静忽然是那么迢遥和缥渺。

火车吃力地将森林渐渐甩到身后，朗朗乾坤是马特宏峰和罗萨峰的别样英姿。此刻从车窗外看到动人一幕，刚刚在车站偶遇的一群外国老年游客，徒步在远山的山脊上，双手撑着雪橇艰难地前行，队伍最后两位老太正向我们列车不停地挥手致意。

阳光在山林中是鲜活的，把山峦起伏不平的山坳中映衬得阴阳向背，是的！太阳在时间里行走，光线在山中时暗时明。只有阵雨说到就到，瞬间风起云涌弥漫着风声呼啸，预示着阴天登临少女峰定有大雪将至。乘坐的“冰川快车”是世界行驶速度最慢的景观“快车”，翻过上瓦尔德山岭，是瑞士最受欢迎的景观。此时，炽热的太阳光里，散发出湿漉漉山居所特有的气息，一堆堆垛草间几何图型，展望着来年牛羊丰收和有滋有味的生活。

坐着金色山口列车欣赏着沿途风光不知不觉来到了因特拉肯，登临少女峰的唯一门户，同时少女峰也是中国黄山的姐妹峰。一路风尘湖光山色，等到了少女峰正如预言，山上大风凛冽满天大雪，白雾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呼啸声声，不敢迈步。到后来管理人员关闭观景台大门，没有遗憾，一年四季中大部分时间少女峰难露峥嵘是常态，我想也是自然的魅力所在吧。

亲近文学的年轻人

徐畅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在上海作家协会实习。在作家协会的一次新年联欢会上，我无意中抽奖中彩，奖品是赵丽宏老师的一幅行书字画，上面写着：“阅读是人生的一盏灯”。带回来之后，我便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感到厌倦的时候，就抬头看一看。这大概也是人生的一种缘分，毕业之后，我进入《上海文学》工作，当了一名小说编辑。

作为一名编辑，我一方面是跟成名作家保持稿件的交流，比如，在这两年里我责编了知名作家张抗抗、葛亮、荆歌以及艾玛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与众多青年作家保持着来往。

得益于我们杂志每年开设的“青年专辑”，以及每月推出的微信小说专稿，我接触到青年作家稿件的机会比较多。这样稿件数量庞大，形式也多种多样。跟前辈作家们相比，这些作者可能思考上还有欠缺，但是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上并不逊色。

我最初的职责是看自由来稿。现在网上对自由来稿众说纷纭，有些人声称现在杂志社已不再看自由来稿，直接扔进垃圾箱，这种说法很荒谬。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自由来稿中“淘宝”。这在《上海文学》是一个宝贵传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后来名声很大的作家都是从自由来稿起步的。今天，我们仍然看重自由来稿。

阅读自由来稿，有时是一件极有趣的事。除了一些打印的稿件，我们还经常收到五花八门的东西。有时是一只U盘，有时是一些商业广告，有时作者还寄来写真照，底下附一张简历。我甚至还收到过一家监狱里编发的内刊。

工作了几年，有了一定的作者群。我跟青年作家们的交往渐渐多起来。青年作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温润。她的小说经过好多家杂志的退稿后，转到了我这里。她是某通讯公司里的员工，是无数来上海奋斗的普通女孩中的一员。她的来稿，写一个有绘画天赋的女孩，在经历了一生之后，终于明白了梵高那幅《星空》画作的真谛。看完之后，我陷入长久的沉思。原来在艺术面前，那些人生的苦难也能化作光芒。

另一位作家于则于，他是一个学中医的博士后，除了写作外，还兼画国画。中青年作家里，这样生活状况的并不多见。跟他接触前，我想象他可能是一个才子型、书斋型的作者。但是并非如此，他因为写作而常常失眠。有一次我问他，你不是学中医吗，为什么不懂养生呢？他惊讶地说，啊，我完全没想过啊，我现在还吃着西药片呢。

还有一位笔名叫热河的作者。他对人特别耐心，有一次去茶馆，他给我倒上茶，然后直愣愣地看着我说，你喝啊。我埋头便喝。喝完之后，他又给添上，说你喝啊。我又接着喝。他就在一旁盯着我看，一句话也没有。一壶茶喝完，我被他盯得害怕了，只好找借口逃走。后来在一次聚会上，我们都大声说话，唯独他低头自斟自饮。我正担心他，回头发现他不见了。我走出去，发现他已经把单买好了。

文学就是一片广阔的海洋，海洋需要新的鱼群，也同样需要新鲜的养分。作为编辑，跟那些青年作者的交往，是在一起学习，也是在一起成长。

十日谈

文学的香火

责编：殷健灵

文学杂志有了新媒体平台，更好地为读者奉献优秀的作品。